

## 生活随笔

## 吃饭

文/李小米

两个人在烟火漫漫的日子里吃着共同的饭菜,食物对人的灌溉,或许能够融合改变彼此的面相。爸爸75岁那年生日和妈妈去老街照相馆里照了合影。照片上,妈妈眼帘下垂,爸爸也是;爸爸眉毛紧锁,妈妈也是。爸爸和妈妈,连鼻翼两旁的法令纹脉络也是相像的。我很少看到爸爸笑,他们一辈子都有着无法解脱的忧郁心事。

爸爸50岁,妈妈42岁那年,我失去了19岁的哥哥。

有一年春节,妈妈照常做了丰盛的家常菜,城市灯火里飘着万家团圆的饭菜香。等到一家人吃团圆饭时,妈妈突然挥舞着锅铲说,快,喊你哥哥回家吃饭。一家人顿时就傻了。那顿年饭,妈妈一直凝视着一家人吃饭,目光沉沉,我们知道,妈妈心里在念想什么。那年城市还没禁放鞭炮与烟花,我和爸爸在阳台上燃放烟花,哧哧哧上蹿的烟火升腾到天空,城市在这呛鼻烟火味里迎来了新年。大年第一天,也是我哥哥的生日。

每年清明,妈妈也是在家里摆上饭菜碗筷,双手作揖,嘴里喃喃,妈妈呼唤的,是逝去祖宗亲人们的名字。每逢那样的日子,妈妈眼神发亮,鼻翼翕动,她在空气里嗅着似乎与平常不同的气味。

那年秋天,爸爸毫无征兆地突发疾病离开人世。秋凉时分,妈妈过早地穿上了冬天的袄子。妈妈说,总觉得老屋子里冷。

爸爸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了58年。58年里,爸爸吃妈妈做的饭,应该有上万顿。没了爸爸以后的日子,妈妈很少上桌子吃饭了,她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,缓缓吞咽着饭菜。这和妈妈当年在乡下时的习惯是一样的,她为全家人做了饭菜,自己就一个人坐在柴火灶前小板凳上,随随便便扒拉几下就算是一顿饭了。妈妈也由此落下了胃病。

文友马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就是《母亲,请上座》,说的是他母亲70岁生日那天,在各地成家立业的孩子们赶回老家为妈妈庆生。等到孩子们为一辈子陀螺一样忙碌着家务农活的母亲做好一顿饭后,妈妈依旧笑眯眯地蜷缩在角落里,端着一个裂纹的老碗准备随便应付一顿饭。孩子们恭恭敬敬搀扶着母亲坐到桌上,孩子们说:“妈妈,今天是您生日,请上座!”孩子们为母亲点燃了生日蜡烛,让一时慌乱中手足无措的母亲吹灭了生日蜡烛,还许下了心愿。后来孩子们问母亲许了啥心愿,母亲说:“我许的心愿,就是想你们常常回家来吃饭。”

我读到马哥这篇文章,很是感动,但还没有深深地痛楚,因为那时爸妈身体健康,一家人还常常在灯火可亲的家里吃饭。

妈妈做的饭菜,爸爸爱吃。爸爸当年还在县城机关工作时,周末回家还要做农活。我记得那是一个春上,布谷鸟在林子里叫得正欢,妈妈把饭菜端到爸爸耕作的农田里,爸爸吃着妈妈做的可口饭菜,对我说了句话:“今后你长大成人了,要自己挣上一口饭吃。”小时候的我内向木讷,爸爸总是担心我没能力稳稳当当端上一个属于自己的饭碗。

我18岁那年,来到一个小镇单位工作,有了一个自己的饭碗。村里的人,有羡慕,有祝贺,也有嫉妒。

结婚成家以后,我和爸妈分开居住,更多的日子,是烟熏火燎中爸爸和妈妈在一起默默吃着家常饭菜,过着人间平常日子。

有一次提前告知妈妈我第二天要回去吃饭。妈妈头天晚上在老炉子里咕咕嘟嘟炖肉,夜里门响,妈妈迷迷糊糊起床开门,以为是我深夜喝醉后回家来了,结果是一只流浪猫用爪子在扑腾着房门。后来那只流浪猫被我妈收养了,喵喵喵的声音打破了小屋里的沉默时光。

今年初春,爸爸墓前的一株桃树早早地开花了。我和妈妈来到爸爸墓前,妈妈把家里端来的饭菜放在爸爸墓前,抚摸着冰凉的墓碑,嘟囔了一声,老头儿,吃饭了。墓碑上的爸爸,慈祥微笑中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忧愁。

瘦小的妈妈坐在墓碑前,目光痴痴,等着爸爸“吃饭”。

那一刻,我就在心里对天上的爸爸说,爸爸,您走了,我会多陪陪妈妈吃饭。那锅里碗里食物腾起的热气,那在一个桌子上听着一同咀嚼食物的声音,就是真实的人间烟火,长情的陪伴时光。



## 人生絮语

## 故乡月最明

文/徐茂华

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算不上城市,但是周边的大人们都不种地,所以也不能算农村,这是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。这里有卫生院,有学校,包括托儿所和学前班,还有供应站、粮站等等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称谓——铁路子弟。

总感觉打小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没有特别的故乡的概念。内心深处总是趋向一种认知——乡村才是故乡,县城也可以勉强算作故乡。小学时,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是我认知中的故乡;大一些,发现望天湖和秧田是闻一多的故乡,火车站和父亲的背影是朱自清的故乡,一张窄窄的船票和一湾浅浅的海峡是余光中的故乡;现在知道,有趵突泉和大明湖的济南是老舍先生的故乡,成都市正通顺街98号五进三重堂的宅院——李家公馆是巴金先生的故乡。这“故乡”又衍生出第二故乡的概念来。总之,在我心里故乡的范围更广大了。海归游子把祖国视为故乡,奔赴而来。钱学森先生、邓稼先先生、李四光先生等一个又一个,一批又一批科学家冲破艰难险阻回归祖国,成就伟业,奠定祖国富强的根基。此时,故乡已经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,而是刻进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骨血里的信仰!

“丙辰中秋,欢饮达旦,大醉,作此篇,兼怀子由。”中秋赏月,东坡把酒问青天;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重阳赏菊,王维花下思亲人。故乡总是与亲情紧密相连,而亲情总是与重要节日紧密相连。2025年乙巳蛇年的中秋,独自在外乡过节,心下便油然而生起“思故乡”的情绪。我的祖父1958年便带着父亲和两个姑姑支援包头铁路建设,定居在了包头市东河区,后来,父亲母亲因工作原因又搬迁到了昆都仑区,总之一直生活在城里。祖父退休后,毅然决然地要回祖宅去。祖宅在河北省新城县恩赐村。暑假,父母带我和弟弟探望祖父,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站在我的籍贯所在地。一处很宽绰的院子,住着四代人。正房有一个很宽很大的土炕,能睡十几个人,东西两边是厢房,有厨房,有凉房。院子里有牛圈、驴圈和猪圈,我奇怪的是没有鸡窝,十几或许几十只鸡白天散在院子里,晚上都飞到一棵很高的枣树上。两头老牛,样子憨憨的,感觉比较容易亲近,我们几个孙辈的孩子跑到院外树林里拔了许多长的野草喂牛。晚上非要陪家里的“长辈”去瓜棚看瓜,其实是为了偷吃西瓜解馋。后来才知道都是一辈人,老家的兄长有的比我大十几岁,他们一直守在老家,几辈人了。因为这里是农村,这里有我的血亲,这里曾经有过不一样的,虽然短暂但很快乐的童年,便在我心里浮现出来故乡的影子。

无论是国还是家,心有所属就是故乡。这故乡中有故国、故园、故居,有故土难离、故人难忘,有人情世故,有光宗耀祖,更有一辈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风骨!

夜里仰望星空,不禁感慨: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的《西游记》里的天宫已经建成,“广寒宫”里的月壤正在中国的实验室里被分析研究,蔚蓝星球之外的太空,宇航员看着圆月的月亮,心里肯定会想:最是故乡上空的那一轮分外明!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